

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乙志 卷第五

司命真君 餘嗣、字昭祖、福州羅源人、官朝散郎。紹興十八年、居鄉里、與福帥薛直老、有同年進士之好、丐部銀綱往行在、欲覲賞典、合年勞、遷兩秩、明年郊祀恩任子、九月五日、至郡中、館於所親林氏、十九日、往大中寺、飲於表弟韓知剛畧家、歸時已二鼓、倦甚就枕、月色甚明、似夢非夢、見一人排闥而入、道衣小冠、持旌幢、立於床前、呼曰、司命真君相召、嗣索所逮符檄、曰、面奉嚴旨、並無文書嗣即起、著紫窄衫、繫帶而出、回視己身、臥榻如故、歎曰、吾必死矣、逆旅中至此、為之柰何、追者前導、常遠數步、欲與之語、不可得、才出東門、覺非平日所行路、夾道高木、陰森蔽虧、日色晃曜、乃似辰巳間、經五六里許、不逢行人、心甚怖、俄見一城巍然、門旁兩人對立、軟巾束帶、如唐人衣冠、追者曰、真君門下引進使者、在此相候、可進矣、二使揖入門、門內有亭、供張甚盛、一人華冠螺髻、衣紅綃袈裟、嗣升亭、二使俱坐、不交一談、飲湯而退、復引入、度行三四里、所過金碧輝映、甃地皆琉璃、私喜知決非惡地、憂心稍釋、入轉一曲角、舍宇益雄麗、使者曰、此真官治事所也、嗣問曰、若至彼、用何禮以見、曰、公無朝服、只合肅揖、聞呼即登殿、入門、揭金書牌曰、司命真官之殿、如儀以謁、即引上、視真官冠服、與今朝服等、熟視之、蓋建炎間越州同官某也、嗣不欲言之、或云張讀聖行也、笑謂嗣曰、此間今年考校、得二十人、見公姓名、特去相召、嗣皇恐謝曰、嗣官卑材下、無寸長可紀、安得預考校之列、真官厲聲曰、此間不問人貴賤、不問官尊卑、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爾、與公有舊、欲公知前程事、公官資盡有、而所享之壽、止七十四、若能辭榮納祿、可延一紀、自此以往、積功累行、又有乘除、所得之數、蓋不止此、公欲之乎、嗣曰、敢不聽命、真官曰、今日非奏過天曹主宰、亦召公不得、然不可過三時、宜速歸、顧二使令引出、遂退、由元路行、經一殿門、聞人聲嘈嘈、有呻吟號泣者、使者曰、司過真君殿也、方坐殿訊囚、嗣問曰、人世何事為重罪、曰、不孝為大、欺詐次之、殺生又次之、及外門、花冠者出、向嗣合爪曰、此官員不可思議、吾到此半年、見多少人入來、何嘗有出去者、此官員實是不可思議、復揖坐飲湯下階、使者曰、尋常只到此、以公與真官有分、且又慈仁、今特遠相送、既出、嗣問曰、適花冠者何人、曰、渠是三十三天上人、以微過謫監門、滿一年、即復歸矣、所飲何湯、曰、入時是醍醐、出時為甘露、嗣懇曰、今幸得歸、何以見教、曰、輒有厭禳之術、公到家曰、取門上桃符、親用利刃斬碎、以淨籃貯之、至夕二更、令人去家一里外、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、此人出、公即靜坐冥心咒曰、天皇地皇、三綱五常、急急如律令、俟其還乃止、又云、公歸家、食當異席、寢當異被、食當祭先、寢當存息、皆修持之要、嗣曰、此行念無以報德、使者何所須、二人相視而笑、掉頭曰、此中無用、此中無用、固問之、曰、公平日誦金剛經、回向一兩卷足矣、往來酬答唯一人、其一默不語、又行一二里辭去、曰、此去無他歧徑、歸即至、嗣獨行、如及城東門、足跌而寤、已三更矣、儼如白晝出謁之狀、遂呼僕張燈、作辭綱札子、遲明、詣薛白之、且言欲致仕、洎還家、取桃符、如所教以行、然不曉何理也、竟自列掛冠、明年拜命、始為人道其始末如此、且自作記、人謂嗣必享上壽、福未艾也、然是後七年而卒、殊與所夢不侔雲。

劉子昂

紹興三十二年、劉子昂為和州守、方淮上亂定、獨身之官、他日見好婦人、出入郡舍、意惑之、招與合、曆數月久、因詣天慶觀朝謁、有老道士請問、曰、使君不挈家、而神色枯粹黧黑、殆有妖氣如何、劉初諱不答、再三言之、乃以買妾對、道士曰、非人也、將不可治、今以二符相與、逮夜宜懸於戶外、渠當不敢入、劉以符歸、夜未半、婦人至、怒罵曰、相待如夫婦、何物道士乃爾、吾去即去、無憚我、劉不能割愛、亟起取符壞之、終不寤生人何以畏符、復綢繆如初、又數日、道士入府問訊、望見劉、驚惋曰、弗活矣、柰何柰何、然當令使君見之、命取水數十擔覆於堂、其一隅方五六尺許、水至即乾、掘之、但巨屍僵然於地、略無棺衾之屬、僵而不損、劉審視、蓋所偶婦人也、大惡之、不旬日而殂、王嘉叟說、得之於韓璡之子季明、

梓潼夢

梓潼神夢之靈、前志已載矣、成都人羅彥國、累試不第、既四舉、齋戒乞夢、夢蔡魯公謂曰、已奏除公樞密直學士矣、次年省試又下、乃以累舉恩、得密州文學、犀浦人邵允蹈、紹興七年被鄉薦、亦乞夢於神、夢神告曰、已與卿安排甲門高第矣、及類試、果為第一、乃刻石紀於廟西廡、後罷眉州幕官、赴調臨安、舟行至閩口鎮、病死、始驗甲門之語、蓋閩字也、

張九罔人田

廣都人張九、典同姓人田宅、未幾、其人欲加質、囑官僧作斷骨契以罔之、明年、又來就賣、乃出先契示之、其人抑塞不得語、徐謂之曰、願爾子孫似我欲語言而不得、灑淚而去、是年秋、張有孫、語不出而死、至冬、其子病傷寒、失音亦死、又一年、身亦如之、

宋固殺人報

成都人宋固、為縣之文學、鄉耆長有病者、困臥境上、時大觀四年、朝廷方行安濟法、若有病者、則裡正當任責、固憚於聞官、誘令過雙流縣牛飲橋、覺病者懷中有所挾、搜之得銀十餘兩、乃取之、而推墮其人橋下、戒其徒勿得言、居無何、復至前處、失腳墮水中死、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中、與病者屍合、若相抱持者然、三事王時亨說、

張女對冥事

妻父張淵道、自兵部侍郎奉祠、寓居無錫縣南禪寺、次女已嫁梁元明、來歸寧、紹興己未正月七日、因游惠山寺、食煎餅差冷、還家心痛、至夜遂劇、正睡落枕、元明扶之起坐、但淚下不語、指其口曰、說不得問、何所見、應曰、張渥在此、渥者、淵道叔也、死於兵間、後降靈其家、雲為泰山府直符走吏、意其為祟、呼洞虛觀道士視之、道士取紙焚香作法、請家人共視、皆曰彷彿見紙上有影、如人戴襍頭者、道士曰、然則正神、非祟也、是必陰府追對事耳、書符使吞之、天明稍蘇、猶心痛、忽忽如癡、晚乃能言、始病時有持符來床下、雲官追汝、女曰、我士大夫家女子、何得輒喚、曰、陽間如此、陰府不問也、便覺身隨此人去、至寺後牆門欲出、一人長丈許、推之入、責追者曰、張侍郎小娘子、爾何人而得呼之、追者不答、則身已在牆外、有兜簷甚飾、使登焉、兩人肩昇、約行數百里、又度錢塘江、久之入一大府、朱門明煥、上施上金釘、殿屋九間皆垂簾、其中三間簾捲、王者紅袍碧玉冠、坐其上、追者前白公事到、王竦身憑案立、問曰、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、汝父為參議官、預其事否、女欲言不知、恐累父、答雲、初不預謀、亦曾諫不見聽、王曰、諫而不聽、何不去、答曰、嘗求一郡、不得請、王顧左右、令詣司供狀、方對答時、望西廡一人、側聽而笑、東廡亦有一人、皆狀貌堂堂、既詣曹、曹吏指曰、笑者乃趙哲、其東則曲端也、吏以下皆長、一丈、戴鐵襍頭、著褐布袍、具筆札、令女為狀、且曰、當追長子、以其不慧故免、蓋淵道長子通、自幼多病、不解事、俄持盤食來甚豐、或曰、不可食、食則不得歸矣、廡下各列門戶、或榜雲鑊湯地獄或榜雲剉碓地獄、其室甚多、皆扃鐍、不見人、遙見故姻家宋氏母、據案相望而笑、傍人云、見判善部、須臾供狀畢、王命放還、無復轎乘、獨隨追者行、及江頭、見貴人公服乘馬、導從甚盛、問人云、呂相公也、是時呂忠穆公已臥病、後一月始薨、蓋其魄兆先逝矣、

畫學生

成都郫縣人王道亨、七歲知丹青、用筆命意、已有過人處、政和中、肇置畫學、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、道亨首入試、試唐人詩兩句為題、曰、蝴蝶夢中家萬里、子規枝上月三更、餘人大率淺下、獨道亨作蘇屬國牧羊北海上、被氈杖節而臥、雙蝶飛舞其上、沙漠風雪羈棲愁苦之容、種種相稱、別畫林木扶疏、上有子規、月正當午、木影在地、亭榭樓觀、皆隱隱可辨、曲盡一聯之景、遂中魁選、明日進呈、徽宗奇之、擢為畫學錄、又學中嘗以六月杖藜來石路、午陰多處聽潺湲為題、餘人皆畫高木臨清溪、一客對水坐、有一工獨為長林絕壑、亂石磴道、人立於樹陰深處傾耳以聽、而水在山下、目未嘗睹也、雅得聽潺湲之意、亦占優列、

周勉仲

周勉仲自強為蘄州司法時，以驛舍為官廨，晚步中門外，往來微倦，顧廳側有板倚，使人取之欲坐，及其處則了無一物。宅後枕郡治之萬芝堂，堂有池，白晝見人蓬首對水坐，叱之使起，其人顰然立，背如負大甕者，躍入池中，有聲紛然，識者以為龜鱉之精雲。又嘗往廬山，與歸宗長老坐小室，見一人往來窗下，著烏巾，其身僅與窗等，訝其太短，出視之，無所見，勉仲說：

樹中盜物

王深之湛家臨川，每失去碗碟瓶合，及衣服之屬，輒譴責僕婢，然不復可得。一夕暴風起，屋東大皂莢樹吹折，斷處中空，凡王氏積年所失物，皆貯其內，半壞矣。其樹今猶在雲，郭汎潔已說。

扈司戶妻

洪州分寧王氏婿扈司戶，自京師買一妾，甚美，攜歸置於妻家。妻母謂人曰：「扈郎妾信美，然語音僅能出口，十句只可辨一二，面目極峭冷，與人寡合，而足絕小，可藏於袴中，類非人間女子，久留不去，非扈氏福也。」扈生聞之，疑其妻不能容，故母言如此，未忍決絕。妾來時以白犬自隨，行止飲食不暫舍，逮夜則寢床下，經一歲，妾入佛堂瞻禮，急大呼乞救，人往視之，則為犬齧斷一臂，臥血中死矣。犬亦繼死。李紹祖說。

異僧符

豫章之南數十里生米渡，幹道元年三月八日，有僧晨濟，將登岸，謂津吏曰：「少頃見黃衫五人荷籠而至者，切勿使渡。」渡則有奇禍至。取筆書三字，似符而非，了不可識。其文曰：「■■■(車■足)■□□」以授吏，曰：「必不可拒。當以此示之。」語畢而去。吏不甚信也。然私怪之，至午，果有五黃衣，如府州急足者，各負兩箬籠，直前登舟，吏不許，皆怒罵，殆欲相歐擊。良久不解。吏乃取所書字示之，五人者一見狼狽反走，轉眼失所在。委十籠於岸滸，發之，中有小棺五百具，吏焚棺而傳其符，豫章人家家圖祀之。是歲江浙多疫，唯此邦晏然，識者謂五人乃瘞部鬼也。予過江州及衢州，見土人言各不同，竟未知孰是。餘增禮說。

李南金